

# 为直上青云的铁路而歌

范 稳

2022年春节后不久,我收拾行囊奔赴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我将去“乘坐”一趟100多年前的老火车,完成一场久违的“约会”。南国春早,早早满山的野花都已开出夏天的气派。对这片热土我算是比较熟悉了,10多年前,为了写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史的书,我就跑遍了它沿线的每一个县,那时我暗自和它相约:我要再次回来,为它写另一部书。

创作的冲动源自百年老火车站碧色寨。这个边陲之地的火车站也许在中国独一无二。滇越铁路是中法战争(1883年至1885年)的产物。当时清政府在局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还是在之后的谈判中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其中规定日后中国如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就像更早之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一样,1910年,法国人用火车头撞开了中国西南的大门。这条铁路我们是没有任何主权的,完全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经营管理,沿线站长、调度、技术工程师等重要岗位都是法国人。碧色寨本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彝族村寨,火车让它从千年沉睡中惊醒,成为这条线路上的一个特等大站。法国人的洋房、花园、网球场、酒吧、舞厅、医院、铁路警察所一应俱全。当时正是清朝末期,国家凋敝,人民蒙昧,云南更是因地处偏远而交通不便,许多民族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当法国人开始修筑铁路时,一些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乡绅和民众,认为这是国家的屈辱,火车将打破他们坚守了数百年的传统。他们不惜以武力来反抗法国人的铁路。这场战争最终以悲剧结束,法国人的火车还是以一种野蛮加傲慢的方式,轰隆隆地闯进这片孤独荒凉的高原。

可以想见,随着火车的呼啸带来的魔幻现

实和本地人的复杂心情。惊恐、迷惘、愤恨、屈辱。但是,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地有一个以产锡闻名的矿山城市个旧。这里的锡在那个年代已经远销到欧洲市场。只不过人们是用马匹将一块块的锡锭从矿山驮运出来,再装到法国人的火车上。当他们发现一整支马帮队伍驮运的锡锭还装不满火车车厢的一个角落时,他们受到的震撼,远甚于第一次看见火车这个“怪兽”。

仅仅一年以后,那些当年反抗法国人火车的中国乡绅,开始自筹经费修建自己的铁路,以将矿山的锡运出来,同时抵御法国人对个旧矿山的觊觎。他们请来法国工程师设计铁路线,从欧洲购买最新型号的蒸汽机车。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修筑,一条轨距只有600毫米的寸轨铁路终于从锡都个旧修筑到碧色寨车站。这条铁路线全长不过177公里,起于个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和石屏,像一把架在高原上的“云梯”。在这“云梯”上爬行的机车很小,如大地上的玩具,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崇山峻岭中,时速只能达到十来公里,甚至都不比一个年轻人跑得更快,但南国边陲的高原人由此实现了走向世界的梦想。两条不同轨距(滇越铁路的轨距为1000毫米)的铁路在这里交会,却不接轨。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提防。

正是在碧色寨车站采访时,我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一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东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一个沉睡的巨人被震撼、打痛,再奋起一跃,捍卫自己的尊严。云南人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

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实际上,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一直试图将铁路作为他们扩充在中国南部殖民势力范围的尖兵,“个碧石铁路”有效地阻断了他们的幻想。我隐约感到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

我相信铁路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不仅连接起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还连接起过去、现在和未来。在100多年前,铁路就像我们今天的互联网,谁最先拥有了铁路,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法国人修建的铁路就像一把双刃剑,让我们知耻而后勇。在云南这片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土地上,我一直在关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从生活习俗到精神信仰,从民间交流到商业往来。我更倾心于历史与现实的延续与交织。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必定与其历史的积淀与传承、充满智慧的借鉴和追赶,以及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有关。“个碧石铁路”是100多年前中国西部第一条民营铁路,是敢为人先的云南人为了保护路权和矿权、为民族自强修建的“争气路”。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个碧石铁路”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沿着长满荒草的路基一路寻找当年筑路人的身影,废弃的车站、碉楼多成断壁残垣,垮塌的隧道壁结满两三厘米厚的烟垢,锈蚀的道钉掩埋在尘土里。我像考古学者一般打捞这段并不算久远的历史,仿佛还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从山那边隐约传来。

我在为这部作品做田野调查之初就定下一条准则,不能就铁路而写铁路,关键要写出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复兴;要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不同时代的风貌,还要写出冷冰冰的铁轨上的温度和传奇。而故事发生地的云南南部这片地域,地方文化特别丰厚灿烂——实际上,云南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

资源,红色文化也精彩纷呈,云南的第一次党代会就在这一带召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铁路工人大罢工也发生在这条铁路线上。尤其是当年倡导修建“个碧石铁路”的是一群颇具家国情怀的士绅乡贤,他们用愚公的精神来修自己的民族“争气路”,支撑他们将铁路建成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更有我们的民族自尊和文化信念。因此,我在这部书里还嵌入了一个百年家族兴衰存续的故事。一条百年铁路的变迁和一个百年家族几代人的铁路情怀,正可构成这部长篇小说《青云梯》的两条主线。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高速铁路时代。为配合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正在大力推进“南亚大通道”的宏大工程。规划中的3条铁路线将分别穿越横断山脉、穿越不同国境,将云南与东南亚诸国紧密联系起来。其中的中老铁路已顺利通车运营。可以想见,未来的某一天,从昆明到新加坡的“东方快车”,朝披滇池畔的晨曦,夕染南太平洋的霞光。这一路的无限风光,不知将会吸引全世界多少火热的目光!

我也深入到正在施工的高铁建设现场,采访一群80后、90后新一代筑路人。他们中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也有来自乡村的打工者。他们修建的高速铁路,和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寸轨铁路,相隔也是百年。百年前每小时只能跑到十来公里的火车,现在即便在高原上也能时速达到300多公里。高铁列车常常在彩云之上飞驰。我曾在澜沧江大峡谷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千年马帮驿道的上方,穿越峡谷的是吊桥、公路桥、高速公路桥、高速铁路桥,4种不同年代的桥梁从这段峡谷里凌空飞跨,就像一个大地上的桥梁博物馆。时代发展的缩影竟然也可以如此形象生动、精彩绝伦。

云南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总是在不断催生、滋养我的创作灵感。从100多年前的寸轨铁路到现在的高速铁路,我希望通过书写几代铁路人的命运来生动再现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我在处理历史题材的小说时,总是力图用历史来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照进历史的纵深处。不仅要以史为鉴,还要重新去审视和评判历史。回望来路,一条铁路的历史变迁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在这场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应该“在场”。

马年新春的脚步日渐临近,耳畔总回荡着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那首经典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悠扬的旋律里,满含着对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貌的赞叹与流连。微信朋友圈的交流中,“马到成功”“快马加鞭”“骠骑驰骋”“奔马迎春”之类的吉语频传,而关于快与慢的辩证思考,也随着这由远及近的蹄声,在我的心头久久盘桓。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的时代。出行早已告别了旧式机车的缓慢徐行,通信也甩掉了邮路迢迢、鸿雁传书的漫长等待,就连阅读也按下了“加速键”,制造业更是日新月异,无人车间里机械臂精准舞动,曾经耗时数月的精工细作,如今弹指之间便能完成。

“快”,堪称时代进步的引擎。正是因为打破传统桎梏,秉持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我们才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正是因为笃定快捷高效的奋进节奏,我们才能在科技领域不断突破,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快”的前提应是“稳”与“好”。稳了,快才能持续,才能出好的效果。因此,快必须遵循发展规律、恪守科学准则。倘若脱离实际一味求快、急于求成,非但难以达成目标,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轻则事倍功半,重则栽跟头、吃苦头。曾有地方为追求经济增速,盲目上马项目。有些企业为抢占市场先机,不惜偷工减料。这般舍本逐末的“快”,跑得越急,离初心便越远。

稳是长期慢慢积淀积累的结果,因此,快中自有慢的积淀,慢里亦藏快的力量。《道德经》有言:“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唯有静下心来沉淀,才能理清方向;唯有稳下来蓄力,才能焕发生机。就像那一飞冲天的火箭,呼啸升空的“快”,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員日复一日的“慢功打磨”——每一个零件的精雕细琢,每一组数据的反复校验,都是在慢工细作里,积蓄着腾飞的能量。又如火遍大江南北的“章丘铁锅”,十二道工序层层递进,三万六千次锤打锻造品质,正是这份不疾不徐的“慢功夫”,才让它迅速赢得市场,“一锅难求”。老话说“慢工出细活”,一字一句,是经岁月检验的至理名言。

于普通人而言,快与慢更是生活的辩证法。年轻时快马加鞭闯天下,是一种激昂的人生态度。退休后放慢脚步、梳理人生,亦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态度。快与慢,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该快时必须快,以时不我待的劲头抢抓机遇;该慢时则慢,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传世的品质。

毕竟,生活的真谛,从来不在于跑得有多快,而在于走得有多稳、跑得有多远。快慢相宜,方得始终。

金台随感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 虽万籁俱寂,但无比绚丽

左右

6岁那年,一场高烧后的药物中毒,导致我双耳失聪,我的世界坠入了一片死寂。

从6岁到24岁,我一直处于无法正常与人交流的状态,直到为了一份教小朋友写作文的工作,才每天对着镜子,一遍遍练口型、练气,学着用丹田发力,学着发声。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练习说话。

我始终相信,声音未必需要耳朵听见。诗歌就是我的声音。当我的诗被人诵读,被人听见,它们便是我的声音,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真正动听的声音,是深埋心底的,在很深很深的地方,需用心去聆听。而我,无数次用心听到了它,并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

我的诗集《万籁俱寂》被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录,共有180多首诗。3年前,我开始整理诗集,那时只想著,把自己与声音的纠葛、与无声岁月相处、与命运斗争、与生活和解的细节,一一落笔成诗,从未想过它会与新大众文艺有何关联。直到书稿交付时才恍然,它所承载的,恰是新大众文艺本真的底色: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这些年我一直在无声世界里寻找声音、寻找工作、寻找爱情,才读懂其中深意。随着做公益,我做做事的风格也发生了很多好的变化。自小写作,皆是摸着石头过河,无人指点迷津。我喜欢读陈彦的长篇小说,还有余华、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铁铁生是个文,伊沙的诗。是这些名家的文字,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扉。我从字里行间琢磨散文与小说的细微差别,学习如何将生活的点滴转化成文字。

于我而言,读书是照亮无声岁月的光,更是解开人生难题的钥匙。此前总觉自己的遭遇满是困顿,直到初中时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才懂得自己的遭遇在海伦·凯勒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是一本改变我的人生之书。读到《了凡四训》中那句“力行善事”,起初只觉是寻常道理,后来我开始教孩子写作文,一次次走进学校做公益讲座,才读懂其中深意。随着做公益,我做做事的风格也发生了很多好的变化。

自小写作,皆是摸着石头过河,无人指点迷津。我喜欢读陈彦的长篇小说,还有余华、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铁铁生是个文,伊沙的诗。是这些名家的文字,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扉。我从字里行间琢磨散文与小说的细微差别,学习如何将生活的点滴转化成文字。

我的人生,就像一场升级打怪兽的旅程。那些曾看似过不去的坎坷,皆在书中寻得了答案。无声的世界里,读书与写作,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那些写下的诗与散文,成了我最响亮的声音——它们被译介到了世界更远的地方。纵使生活万籁俱寂,但因为读书和写作,我过得无比绚丽。



## 时光旅行舱

艾诺依

请收好这张会发芽的车票  
系好星辰编织的安全带  
每个座位都通往一处秘境  
梦境燃料已加注完毕

时间的冰层下绿意蓬勃  
琥珀里的振翅与超新星同时绽放  
石榴中迸出赤道的星团  
茶梗会立成指南针的方向

我们收取溪涧作为邮票  
把云朵盖成飘移的邮戳  
途经一座古瓷窑址  
借借青釉的月色敷伤口  
路过麦浪起伏的平原  
就和稻草人交换来自远方的书信

每粒沙都记得候鸟航线  
每朵云都书写鲸群歌谱  
我们携带不同口音的种子  
分享背包里的故乡:  
有人掏出晒干的浪花  
有人展开折叠的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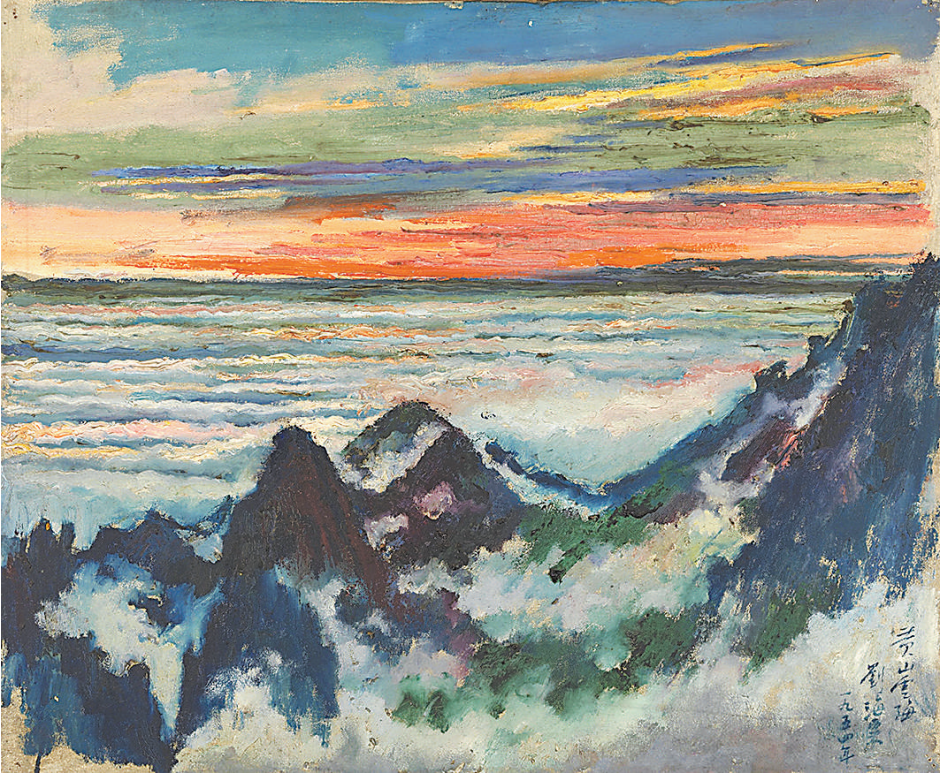
而窗外,萤火虫正搬运着  
比米粒更小的星座  
不必寻找终点站牌  
每一次停顿都长出月台  
在蒲公英的海洋醒来——  
发现掌心握着整个宇宙的春泥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说实话,我以前不太喜欢听我们这儿的地方小戏。我们这个地方的小戏名叫“耍孩儿”,名字有点古怪。元杂剧中就有“耍孩儿”这个曲牌,据说唱法和现在差不多。“耍孩儿”的行当还是比较齐全的,生旦净末丑都有,所以说这是个虽然小但很成熟的地方剧种。

我之所以今天一早起来就想起这个小剧种,是因为楼下有人在锻炼身体,一边锻炼一边唱“耍孩儿”。唱“耍孩儿”要用后嗓子发音,我不懂戏曲的唱法与发音,但知道它的发音位置比较靠后,研究“耍孩儿”唱法和发音的人说它与内蒙古的“呼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是从喉部后边发声,压得很低并且不停震颤,这种唱法在别的剧种里不多见。

我们这一带乡下唱戏,除了大戏北路梆子和晋剧,就数“耍孩儿”。走在乡道上,如果什么地方正在唱“耍孩儿”,就会远远听到那欢快的锣鼓声。“耍孩儿”的武场十分讲究,几乎贯穿每个人物唱腔的始终,所以显得十分热闹。从一开始不喜欢“耍孩儿”,到后来慢慢喜欢,其实就在于它



▲油画《黄山云海》,作者刘海粟,中国美术馆藏。

故乡位于鄂西山区的丘陵地带,风调雨顺,阳光充足,是适合万物生长的好地方。在丘陵起伏的山坡上,有一种藤蔓植物,生长在荆棘丛中,这就是黄姜,它略苦却味美,还可入药。一想起童年,挖黄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入冬后,经过几场严霜,万物凋零,农事少了,挖黄姜的季节也到了。荆棘繁茂的叶子已经脱落,但一种挂着黑色叶子的长茎藤,还铁线一样缠在荆棘条上。寒风吹来,长茎藤上缩成一团的黑色枯叶窸窣作响。有经验的年长伙伴用手一指,说,那就是黄姜!于是大伙儿争相钻进荆棘丛,顺藤摸根,扒开落叶,沿着藤根挖下去,果然就有一截又一截树根似的黄姜露出来。拿着几截黄姜钻出荆棘丛,一不小心,脸上或者手上便被荆棘划了一道道口子,沁着血,衣服也

是我的第二个乡音。至于“桃花花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还有“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我倒不觉得有什么。我生活在晋北最北边的小城,这地方和跨过这地方一直往西北去的内蒙古都喜欢唱“耍孩儿”,几乎是人人都能来那么一口。

我知道孙犁先生听过“耍孩儿”这种小戏,但孙犁先生把“耍孩儿”错记成了“耍猴儿”。孙犁先生听“耍孩儿”是在繁峙县,他当年在那里养伤。他养伤的地方在山上,那地方叫“蒿儿梁”,现在“蒿儿梁”已经不存在了。我不知道繁峙县现在还有没有“耍孩儿”剧团,但我想乡间也许还会有,直到现在,乡间还有许多业余的那种时聚时散的小剧团。农忙一过,他们就组织起来了,热热闹闹,到处去演出,挣几个小钱或换顿好饭吃

被拉破了一个洞。回到家,不免受父母一顿埋怨。

孩子挖了黄姜回来,母亲便洗净上面的土沙,切成一片片放在太阳下晒。晒干的黄姜片

## 冬来黄姜香

谭 岩

积攒有一斤了,拿到街上的收购站或是中药铺去卖。从荆棘丛里挖来的黄姜最终变成了两本练习册或者几支铅笔,挖黄姜卖,成了乡村孩子补贴学费的一个来源。

如今,大伙儿的生活好了,对食品的要求高

——北方乡村的好饭也就是黄糕炖肉,没别的什么花样。孙犁先生当时听的是什么戏?他到底听得懂听不懂?我都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孙犁先生的老家没这种戏。

“耍孩儿”的戏班子一般都不大,我们这地方的“耍孩儿”剧团曾移植了《沙家浜》。戏排好了,请我们去观摩,上边演,下边看,大家觉得一点都不像。我们不敢说它不成功,只说它不像,以一个地处北方以北的小戏来移植南方水乡的那么一个大个戏,怎么会成功呢?

我的朋友马海唱“耍孩儿”唱得极好。马海最喜欢唱的那一段,我们叫它“老店家”。老店家这个人物是丑角行当,一出场手里举着一颗鸡蛋,唱腔幽默得很:“一颗鸡蛋摇一摇,打平伙,糊噜锅,东西不多为红火。”乡间的“打平伙”,也就

## 地方小戏

王祥夫

是每人带一些东西,凑在一起吃吃喝喝热闹一下。不单是我们这里,许多地方都有“打平伙”的习惯。你带点吃的过来,他带点吃的过来,很是热闹。而在舞台上能把“打平伙”这个词唱出来,我在别的戏曲里还没听到过,所以感到特别亲切。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耍孩儿”这个小戏了。在乡间的路上走,比如像这几天,已经立冬,收割过的庄稼地是空旷而寂静的。走着走着,远远地看到了村子,或许还会远远地听到那隐隐的锣鼓声。农忙一过,人们闲了下来,乡村便热闹了起来,锣鼓的间隙里那熟悉的“嘿嘿嘿嘿”的唱腔,远远地传来。这一切,直让人觉得天地特别旷远,而又与我们的生活在咫尺,其间真是有着说不尽的红尘和市井。

再多说一句,我们省的赵树理先生也很喜欢戏曲,只是我不知道他喜欢的是山西的哪种戏曲,晋剧,蒲剧,还是眉户剧?我说不上来。因为我去年华门东四条街作协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时候,他已经离世多年。